

我起的这个标题,是否会让大家莫名其妙?其实,我是偶然发现经典音乐频道新设了一档节目:“电台主持与嘉宾互动聊音乐”,就安排在每周五中午。我极喜欢享受这类栏目创意,于是便在日历上郑重写下“星期五中午很重要”这行字,提醒自己别忘却了。

星期五中午很重要

你或不以为然,一个主持一个嘉宾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对话而已,何必大惊小怪。但我以为,这并非可有可无,而是非常有必要为之喝彩啊!从这种天南海北轻松活泼的闲聊中,可以了解许多新鲜的动态,懂得一些音乐范畴的道理,领略到广博的专业学问,感受到深刻的智慧,在不知不觉之中提高艺术鉴赏力。提高业内业外人士的艺术鉴赏力,对推动我们的艺术事业健康向前发展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啊!

童自荣



边看边聊

我虽是个学表演出身的,音乐这个领域基本是门外汉,有时情不自禁哼几句歌,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,但一个外行,有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,且恐怕有的也会有某种参考价值。比方说到寻常的歌唱发声法。我一直不大明白,说起发声法,为何动不动就拿美声法来说事。当然,美声法令人亢奋,在勇气、表现力等方面有其可学习之处,为了一些特殊需求亦可动用美声法来演唱。但是,美声法毕竟是老外的唱法,他们有他们的国情、传统、习俗等等。我们有我们的国情、传统、习惯,所以应当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声方法。这是否是个问题,值得一起来讨论。说实在的,那些细腻、深沉的情绪,韵味十足妙不可言的味道,揪心的疼,飞起来的狂喜感觉……你用美声法,恐怕还真难以胜任。至于我们自己的发声法如何诞生,我亦有思考,我的结论是:大致上是民族唱法加上戏曲的唱法,再加上通俗、流行的唱

法,三者融成一体,提炼出符合我们国情的演唱方法。我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议题,展开讨论。也许从前已经对此有过议论?值得继续研究。

如果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被邀作嘉宾,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(当然也会做足功课)。比方在重申提高艺术鉴赏力的无比重要性之外,一定会提一下刀郎。刀郎实在是了不起的。不但高音的发挥令人难以想象,更是达到自作词、自作曲、自己唱的境界,且自觉从中华千年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。他敢说敢做,更是值得称道。何不也播一播他的代表作,再找资深内行说说,应该会受欢迎的。

如果能参与,我还会提请编导多注意音乐范围中的动向。最近有一则消息就值得关注。说的是日前上演了一部中文版音乐剧《海上钢琴师》,打着创新旗号舍弃了电影原声而原创了音乐和歌词,对此,文章提出意见,认为:应该要用莫里康内原配的配乐。我们鼓励创新,但我们也应该记得,创新永远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,才可能花开一枝,成就佳话。莫里康内是为700多部电影配乐的天才,他的作品可以聆听一生。我站在文章作者这一边,同时也想提个醒:电影配乐方面也可大做文章!这部分内容也许是容易被忽略的,是不是?

对了,还有一部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译厂制作的日本纪录片,谓《狐狸的故事》。故事绝妙,整个电影的配乐也绝妙,非常有特色,值得好好分析、研究。到现在无疑亦是经典了,全部或挑选一部分给年轻朋友播一播、说一说如何?

也希望能把这样一个模式推广到其他内容去,特别像戏曲(我们永远是疯狂的老戏迷)之类。对话、讨论、争鸣……让我们的文艺事业借此生动活泼、生气勃勃地不断走上新的台阶。

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过完年,风雨姗姗而来,洒化出江南的隐隐春色。今冬暖而干,天空总是蒙着一层淡淡的霾,心情也有点压抑。雨水来了,湿润润,鼻子、嗓子也舒服多了。对于季节的变化,身体的感知比较敏锐,而那些萦绕着的思绪,却有着更多的期待。比如杳无音讯的江南的飞雪、小雪、雨夹雪,从深秋一直盼到初春。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。

江南“初雪”

周龙兴

“一座适合在秋日念起的江南水乡。清晨抵达,朝阳渐起,晨雾初散。岸边芦苇丛生,凫鸟偶现。一片片霜打的枯黄,摇曳着似雪芦花,起伏连绵,氤氲着水雾、晨露、曦光,呈现出一种凄清、浩渺的苍茫感。芦雪亦可配梅。犹记去年游香雪海,从吾家山下来,看到梅林游憩区一位工作人员身着大红冬衣,手里抱了一瓶梅花,站在“在太湖遇见梅好”人文宣传墙前,让我恍然念起《红楼梦》里的宝琴立雪。“忽见宝琴披着凫裘裘站在山坡上遥等,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”。贾母送的凫裘裘,金翠辉煌,又有红梅点缀,身后衬着雪中的园林芦雪庵,空灵唯美。



冬天是一场场寒潮带来的,就好像秋天少不了一层秋雨。这里面有节奏,也有韵致,让秋而冬有了移时换景、形色重重的视觉享受,也能在万物萧瑟、围炉座谈时多一分翘首以盼。枇杷开花了。掩映在冷翠的枇杷叶里,枇杷花实在不起眼,

江南少雪,于是草木替人间落了一场又一场白。此时此刻,当属于初春之梅花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,说的便是梅花。赏梅宜清幽,霜天晓角,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;也宜热闹,如吾家山的梅花,一壁青山,雪香云蔚,绵延数里,正所谓“望去茫茫香雪海”。

茫茫白雪的还有秋之芦花,水天一色间,是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!”稻熟蟹肥时节,阳澄湖畔熙熙攘攘,我却喜避开如流的人群,来到小镇太平。因域内溪川纵横,获芦飘摇,太平旧时又称获溪。获,类似于芦苇的一种草木,白居易有诗曰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。京剧《沙家浜》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唱词,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,芦花放稻谷香岸柳

近于1948年3月1日《申报》见到半梦老人所撰《二十年前之袁寒云》,该文篇首道及“民国七年之冬,有大文豪袁寒云君,与鄙人相遇于北都,一见如故交,谈文论字,情至愉快”。按民国七年,合公元1918年,则篇名不应为“二十年前”,而应多加十年才对,也不知是否为手民误植。

适盒与朴殷植

祝淳翔

袁寒云召集的那场聚会,在1918年12月24日、25日《时事新报》有《寒云寄庐围炉记》一文记其事:“冬十一月望前一夕,邀太侔、凌霄、半梦、适盒、章五、杏卿、石如、笑余,集于寄庐,拥炉话,顿忘宵寒。予出旧藏北宋宣城本

我费了不少时间来还原其本尊。查1919年1月11日《时事新报》所刊《菊老一夕话》,作者徐四先生(应即徐凌霄)。此文开宗明义:“戊午次冬月十九夜,与六弟适盒,折柬邀抱存、杏卿、太侔、章五、半梦,集小阁消寒,留下不少珍存作件,以尽前夕寒云庐之余兴。”抱存即袁寒云,看来这次的聚宴,是徐凌霄与其弟两人的回请。当晚还来了一位大人物,即篇名里的菊老,此人被称为“菊老大总统”,原来他便是民初政界大佬徐世昌(号菊人)。适盒既被称为六弟,就容易索解了。据高伯雨在《记忆中的徐凌霄》中说徐家“一共七兄弟,他排行第四,一士第五”。徐家老六呢,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在回忆文章《天津十年》里提过,他见到凌霄、一士和勉甫三位堂舅,将逛瀛台的情况学给他们听,三人各发议论,其中“勉甫六舅”自称康南海学生,并说“新时代用旧皇历是注定要失败的”。查《康南海年谱》,1916年“六月二十日,先生与徐子静(按,即徐致靖)游杭州龙井”,同游者中有门人徐勉甫(仁判)。适盒发表在《坦途》半

完美平方年

袁家和

2025年是本世纪的唯一一个“完美平方年”,具有多重数学特征,包括45的平方、两个平方数的积(9、5)、三个平方数的和(40、20、5)。2025年还有立方和(1到9,9个整数立方的和是2025)、平方和(1到9,9个整数和的平方2025)、雷劈数(将2025分为20和25,两数相加为45,45的平方为2025)、勾股数(27平方729,36平方1296,两数相加等于2025,即45平方)、哈沙德数(能够被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和整除的自然数,2025除以2+0+2+5等于225)、二重哈沙德数(一个哈沙德数的商仍是一个哈沙德数,2025除以2+0+2+5等于225,225除以2+2+5等于25)。

在数学领域,完美平方数是由某个整数自乘得出的结果,这种性质是一种数字上的美。而完美平方年是数学规律在时间轴上的稳定呈现,也让对数学敏感的人对岁月流转中的数学奥秘充满遐想。2025是45的完美平方数;上一个完美平方年是1936年,44的完美平方数;下一个则是2116年,46的完美平方数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春的消息

方忠麟 撰

七夕会

去黔县旅游。先锋书局开在碧山村的老宅里,堂屋高两三层,上头还有阁楼。阁楼望出去,四面屋檐倾斜,框住一方天井。天不好,雨水落进去;天好了,人声蹿上来——哇啦哇啦,妈在打电话。才知道,她胰腺生了囊肿。医生叫她再看看,看了一年,不想看了。也是巧,碰到同病相怜的老战友,一起换医院,挂新号——专家门诊紧俏,战友来送情报。

回上海,看完医生吃中饭,妈说,明天出院。下午还有检查,我们沿岳阳路往回走,快到建国西路,妈问,看到那幢房子么?右边,低的,颜色浅的,最早她单位就在里面。后来搬到建国东路,我去过的,这幢房子就改成公寓。那么大的开间,不要

太灵哦!我们特意转到公寓入口,铁门开了道缝,保安白衬衫黑西裤,看我们朝里看,摆摆手,不能进去,也不许拍照。兜了一圈,又到马路对面,我问,要不要这里拍一张?妈说,算了。

住院头两天,爸白天来,没做什么事。第二天晚上开始禁食,早上换手术服,穿弹力袜。中午战友进来了。那天她们一起就进,前后差三号。战友先陪我妈,我妈再陪战友。医生看看战友,问你刚刚是不是来过?两个女兵落到我手里,一个别想逃,就住一间病房吧。

本来说上午手术,但临时插进来一场。妈在床上又躺了一下午,肚皮饿,心里急。朋友懂经,说你手术简单,才会往后推。五点多,护士浩浩荡荡来了,检查一遍,把病床推到走廊,一面量血压,问怕不怕?

陪护记

陆岸

“不怕。”

“一百五十六……”

说起来是小手术,做好也快十一点了。爸有经验,陪第一夜。每张病床配一把躺椅,不软不硬。摆得平,睡不着。第二夜换我,第三夜还是爸。老婆看不下去,在附近宾馆开了房间。看妈情况稳定,第四夜开始,老婆陪到半夜,我凌晨来,爸住家里,只上“日班”。

老婆问,为什么还有人在走廊打地铺?为什么不住宾馆?我说她“何不食肉糜”,不要到外头乱问。医院地段好,这样的“上只角”,我也是头一次住。四五点钟出门,桂花香

透,病房已经开工,护工清尿袋、擦身体、换衣服,护士测血压。六点多,打早八。七八点钟,医生查房,护士换药、吊针。爸来了,我就回宾馆,窝在沙发上看书。等老婆起床,吃早中饭,今天本帮面馆,明天海派西餐。下午兜马路,喝咖啡,晚上再去医院。吃到像样的店,照片发到群里,爸隔天就去。妈的胰腺挖走一块,忌油水,天天看照片,吃清汤面疙瘩。就像爸常讲的笑话:“一家宁波人,穷得叮当响。哪能办?兄弟吃早饭,一人一碗白粥,梁上挂条‘龙头烤’(咸鱼干,宁波特产)。爸爸讲,吃一口,看一眼。一歇阿爸就叫了:爸爸!爸爸!阿哥看了两眼!爸爸哪能讲?——哼!咸杀脱伊!(咸死他!)”

最后几天,每到查房,妈眼睛瞪大,精神十足,盼医生宣判

出院。战友的手术晚两天,恢复得也算顺利,说大概因为当过兵,身体素质就是好。她俩住院彼此照应,老公回家遥相挡箭——听说战友嫌老公笨手笨脚,老公奋然辩护:我笨手笨脚?比你战友的老公好多了!一看他的样子,就是什么也做不来的!

医院和宾馆一样,午后入住,中午退房。但医院热闹得多。爸清早就把车停进来,结账、拿药,上天入地跑了好几个地方。接好妈,再来宾馆接行李。老婆跟前台对账退房,我闲坐在沙发上,想这几天早出夜归,“吃吃荡荡”,乐此不疲,乐不思蜀。

老婆突然回头,说你妈出院的日子选得蛮好。“啊?”

“明朝礼拜六,宾馆就贵了。”

健康

适盒即徐勉甫,是确凿无疑的了。

朴殷植事迹存世很少,笔者孤陋,尚未见到第二幅,还祈识者有以见告。